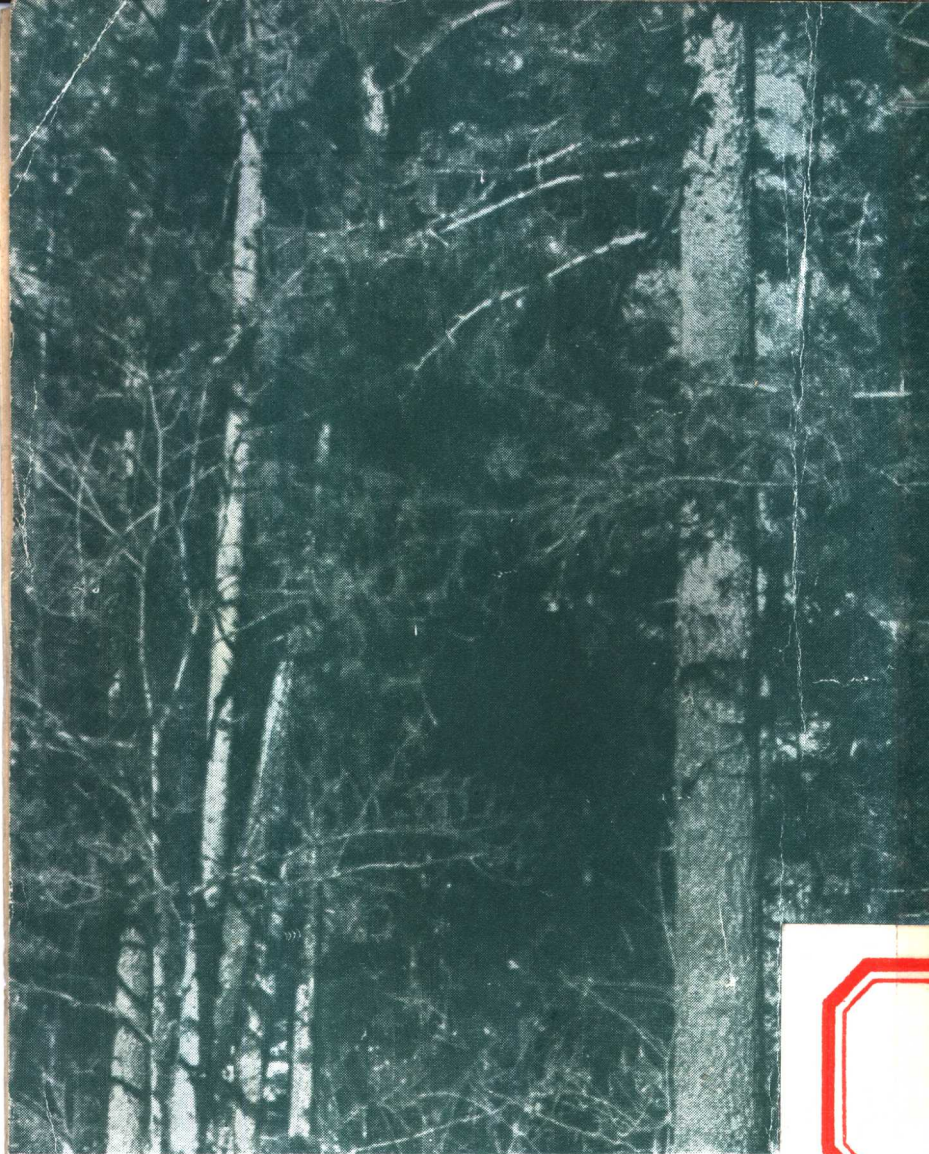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興安嶺的春天

高 非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小興安嶺的春天

高 非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兩個短篇小說：“小興安嶺的春天”和“森林裏的鐘聲”。

“小興安嶺的春天”是寫一位工人當了伐木場場長後，全場工人在他的領導下，積極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，改進了工作方法，並創造出新的工具，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。

“森林裏的鐘聲”是寫東北吉林省一個伐木區——琵琶頂子的工人的伐木生活，以及他們中的先進人物，如何克服夥伴中的保守思想的情形。

小興安嶺的春天

高 非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大新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110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字數：40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5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九分

小興安嶺的春天

一

四月底，遲來的春天，剛來到小興安嶺的山峯。

風，越颼越暖。那覆蓋着廣漠無邊的大森林的積雪，開始消融了。雪水滴滴答答的，從濃密的林頭流下來。朝陽坡的闊葉樹，剛露出嫩芽，像乍扭嘴的花朵。韃子香冒着早晚的寒氣，搶先紫嘖嘖地開放了。冰凌花，像彩緞，開得遍地都是。各種花花綠綠的小鳥，悶了一冬，現在都放開嗓子盡情地唱起來了。

通往巴蘭河上游煙筒山伐木區的林道，這時是非常泥濘的。塔頭草含飽了水分，像海綿似的稀軟，一脚踏上去，泥水就會從脚下濺起一二尺高。假若腳步邁不準，掉進泥窪裏，準得沾成糖葫蘆，弄成個泥人樣。走路的人，大家都不喜歡走這條道。可是，在這條路上走常了，人的手脚就會鍛鍊的伶俐起來，今後不管遇到怎樣崎嶇、泥濘的路子，總不會發愁。

就在這條崎嶇、泥濘的林道上，走着兩個人。

前邊那人叫張子林，今年三十三歲，個子不高，前額凸凸的，面孔紅潤，身架骨長的很寬，很

結實。他背後，雖然揹了一大包書籍，還有行李捲，可是走這樣的路，他絲毫不費力。他的腳步，簡直輕巧的像隻山羊。有眼力的人用眼一掃，就能猜透他準是個在山裏生活慣了的人。他越走精神越飽滿，可是他總是不斷地回頭望着，脚步故意邁動得很慢，看樣子，他很怕把跟在他身後的那個人拉下。

後面走着的是個二十幾歲的女幹部，名叫葉紅珠。這人臉孔瘦瘦的，長了兩個大眼睛。不管什麼時候，她總是像在笑着，彷彿她從來不知道愁苦是什麼。她揹了個行囊，左臂揹了個書包，右手扶着根硬木棍，弄得滿脚都是稀泥。雖然她一跛一跛的，可是她却不發愁，仍用毅力堅持着向前走去。當她剛剛走進小興安嶺森林的時候，她的眼睛就覺得不夠使喚了。她看不完那麼多的山和那麼多的樹，她吸不夠那麼濃厚的花香，她更聽不完那麼多的鳥子和着小河在歌唱，她的感情完全浸潤在這林子的春天裏了。

張子林，走到一片長滿了青苔的岩石旁停下了。他放下行李捲，坐下來，滿面笑容地向後面喊了聲：『就在這裏休息一會兒吧！翻過一個小嶺，抬腳就到了。』

張子林，是管理局的作業科長，伐木工人出身，一解放就參加了革命，意志很堅強，業務非常熟練。管理局爲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，要在煙筒山這個林區建立起一個新場。任務是非常繁重的，管理局考慮了一些幹部，都覺得不夠合適，因此最後才決定把張子林派到這個新場子來當場長。

『噫呀！小興安嶺的春天太好了。不管在哪裏，都不會找到這麼好的地方。在這裏生活的人，簡直像住在仙境一樣……』葉紅珠站在一塊青石上，放下了行囊和書包，一面用樹條刮着腿上的爛泥，一面哼着一支春天的歌曲。

葉紅珠剛從林學院畢業不久。很早以前，她就盼望着能來到這紅松的故鄉——小興安嶺工作。現在，她的希望實現了。管理局決定把她派到煙筒山伐木場去當技術員。她隨同張子林一道，喜氣洋洋地奔赴她的工作崗位。

『走這樣泥濘的路，你一定會很累吧？』

『不，一點也不覺得累，看見這麼美的林子，什麼都忘啦。』

『是呀！小興安嶺確實美麗極了。我們森林工業的前途，比它還要美的多。葉同志，來這個伐木場工作，太好了，你將會接觸到許多新鮮事物。巨大的工作任務，會給我們帶來說不盡的愉快。好好幹吧，同志，很多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哪！』

『嗯哪！我一定好好幹，忠實於林業。』

張子林望着前面這片峯巒起伏的密林，像是在思索着什麼，多半天沒說話。他是在默默地欣賞着這美好的大自然。他雖然在森林裏生活了十五個春天，但是他從來也沒欣賞夠春天的景色，特別是這個春天，他覺得分外明媚和可愛。

張子林和葉紅珠一齊到了伐木場。吃完午飯，張子林還沒等歇好腳，就急忙上山場去了。

葉紅珠留在伐木場，準備熟習熟習生活。

張子林到了山場，他想首先觀察一下林相^①。於是，他擺開兩臂，兩腿用足力氣，埋着頭，一氣就爬上了煙筒山的後坡。他從煙筒山峯頂走下來，太陽已經不高了。他來到一個林班，正趕上大家在休息。有幾個伐木手，依着樹幹眯着眼在打瞌睡；有幾個人圍成一團，在聽一個滿臉長着絡腮鬍子的中年人講挖人參的故事；有個青年一聲不響，在埋着頭修理彎把子鋸；在一塊大花崗岩上，坐着個留大分頭的人，袖筒裏裝着個花鼠子——這小東西『嗖嗖』地從袖口裏鑽出來，竄到他的頭頂，圍着脖子繞一圈，又一屈尾巴跑進袖筒裏去了。

當張子林走近了的時候，那個修彎把子鋸的青年人抬起了頭，揚着左手，向張子林打着招呼：『同志，來，到這兒來坐吧！』

『喂，同志，從哪來的？幹這行子嗎？還是檢尺？』這就是剛才講故事的那人，現在他已經不講了，跟着大家聚攏了過來。他打量着張子林這套穿了三、四冬的灰色幹部服，問了一句。這人叫李世才，從小媽就死了，跟父親入了木幫，在森林中他已幹了二十來年了。

①『林相』——森林的數量、質量情況。

「我叫張子林，是到這場子和你們一起工作的。」

「聽說還要派幹部來，是真的嗎？」這人叫姜寶泉，才二十歲，新從農村來。

「是呀！還要派幾個來。」張子林停了一會兒問道：「生產已經開始一個禮拜了，怎麼樣？你們伐了多少木材呀？」

修理鋸子的這個青年，一面銼着鋸，一面說：「現在場子裏存在的問題太多了，亂七八糟，這麼搞下去，生產幾天就得垮台，叫大家說說吧！」這人叫王力山，二十五歲，是一等伐木手，在這組裏擔當組長的職務。

「你看這叫鋸子嗎？牙都老掉了，割豆腐都不快！」李世才氣哼哼地說着。

「我沒有意見，叫管理局拿火車來拉吧！」說完，就把花鼠子從袖裏掏出放在掌上，嘻皮笑臉地說：「喂！打個滾，打個滾，跳一下！再來，栽跟頭，栽！唉！太靈巧……明天教給你抗木頭。」這人叫韓三元，去年參加的林業生產，誰也不知道過去他是幹啥的。有人說他是跑堂的，有人說他賣過豆腐，也有人說他說過大鼓書……

王力山，臉色很難堪，用手指着韓三元說：「快把你的寶貝放起來吧！帶這玩藝上山像幹啥的，別打攪別人，聽大夥嘮嘮生產。」

「我早就打定主意了，總是這樣，再幹兩天，我就挾起小行李捲，回農村！」姜寶泉悶悶地說。

「準是想老婆了，才這麼幾天就受不了啦！老婆迷……哈哈！」韓三元把花鼠子收了起來。他好像沒聽見王力山對他的批評，張着大嘴只是笑。

張子林看到這種情況，沒發愁。相反的他却從容地揚着左手，簡短地向大家說：「大家只管好好幹活吧！不管有多少問題，我們都要很快解決。這麼拖下去，對國家對個人都不利。同志們，別灰心，我們不僅要解決現存的問題，還要把森林工業創造成最先進的企業呢！」

大家把視線興奮地投在張子林的臉上。

每個人都希望他把這樣的話繼續講下去。因為他說出了人們最關心的事情。

王力山望望西斜的太陽，放下鋸子，提起木槓說：「歇的時間不短了，再幹一氣吧！咱們八個人合起來，把今天的木頭歸一歸。老李，你們還去造材去。」

①「造材」——將伐倒後的樹砍斷為木材。



張子林說：“大家只管好好幹活吧！不管有多少問題，我們都要很快解決。” 丁浩 圖

李世才領着幾個新手，又去造材去了。

『腰還酸溜溜的呢。』韓三元合着眼皮，身子還沒動彈。

『你再歇一會兒吧！我來抬！』張子林哈腰拿起搬鉤。

『同志，由我們來抬吧！小心，別累着！』王力山忙趕上前去阻攔着。

『我能行，我喜歡咱們一起幹。』

姜寶泉接着說：『這玩藝是個力氣活。我也不行，咱們兩人一付肩。』

王力山怕傷着張子林，先抬了棵小木頭，看他粗氣不喘，接着抬了根大的，他仍然很從容。末了，抬到一根六米多高的大木頭，大家都有些心怯起來。這根木頭，擋在欄石堂裏。王力山打上牙脚，搬了好幾下，也沒搬動。後來，張子林把牙脚接過來，兩手一擰勁，就聽『噶嘯』一聲，這段大米長的大木頭滾出三尺多遠！大家的眼睛都看呆了，都覺得這麼個矮個子決不會有這股驚人的力氣，韓三元也不顧耍熊了，撒腿跑過來，張着大嘴瞧熱鬧。

三

張子林場長有個特點，他最愛和工人聊天。

這天，在休息時間，張子林和葉紅珠來到了工人宿舍。他一進門，大家就看出是自己的場長來了，於是都熱烈的跑過來和他握手，打招呼，把他圍得風雨不透。

半天，伐木手們才給他閃出條路。

張子林，笑着向人羣中問：「哪位是王力山同志？來，咱們閒談談吧。」

王力山跑過來，雙手握着張子林的手說：「我本來應該找你去談才對，你一定會很忙的……。」他很不過意，總是望着張子林的面孔笑着。

接着，王力山向場長談起他自己想了很久的一個問題。他這樣開頭說道：「昨天聽你在山場講的那些話以後，我覺得自己很不對。」王力山看看圍攏着聽他們談話的那些伐木手，繼續說：「我是個黨員，在場子裏沒能很好的起到黨員的作用，看到場子裏存在這麼多問題，光去着急啦。向代理場長提過幾次意見，一直拖着沒想法解決。一惱火，把嗓子都急啞了。羣衆發牢騷，我也沒好好幫助他們，反而也跟着不滿意。」

「對，應該這樣要求自己。共產黨員一定得經得起各種環境的考驗。好，生產、生活方面，有什麼意見，盡量提吧，咱們都要很好的去解決。」

王力山接着提出一項合理化建議。他說，煙筒山伐木場現在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，就是鋸子不夠用，這像戰士沒槍就無法作戰一樣，耽誤了很多事情。他說，現在一個小組只有兩道鋸，僅能供上伐木用，要造材時就只得停止伐木。另外他提出，現有的鋸子也修理的不好，應該很好的加以組織。最後他說，他看到打柴工現有五、六道大肚鋸，假若能精工改製，一道大肚鋸就能製出兩道彎把鋸。只要每組能攤上三道鋸，生產情況很快就可好轉。

『我採納你這個很寶貴的建議。一方面我們催管理局積極把訂貨及早發來，另一方面我們就要着手改鋸。這完全合乎節約原則。對！我們就是要這麼幹，不能坐着等待上級發鋸子來。』張子林辦事很乾脆，立刻把問題決定了。

李世才見場長辦事痛快，心裏一高興，也擠上來說：『場長，俺還有個小建議，小王不是說現在鋸子修理的不好嗎？俺早看透了，一天頂少瞎三分工。現在咱們場子會銓鋸的人很少。俺的意見，要建立責任制，每組的老工人負責修理鋸，另外一個人帶兩個徒弟。俺帶頭，俺要帶三個徒弟。這決不是說大話，說到哪一定要做到哪！受點累怕什麼！』

『你忘啦！誰求你，你還不幹呢！』有人從他背後揭他的老底子。

『俺就是這份警扭脾氣。知道俺李八提的，就不會見怪。娘的，俺這個性子，順着俺好辦事，強來就不行。不高興，還要罵幾句呢！』李世才越說越來勁，可是他總是瞅着張子林的臉，很怕他的建議不被採納，當衆丟了顏面。

張子林把這個建議仔細的記在日記本上。然後，他笑着說：『這個建議，也很寶貴。一定採納，並且還要好好的加以組織。』停了一下，他又說：『老李，現在我們做了森林的主人了，以後就是要這麼幹！』

『別說這個。俺看事對了頭，就是上刀山，要老李的腦袋也豁得上。』

張子林這幾天工作很緊張。全場的情況，他很快的就掌握了。爲了全面推動工作，他決定在禮拜天上午召開一次座談會，讓大家來談談怎樣改變煙筒山伐木場的落後狀態。

座談會，在伐木手的宿舍開始了。

張子林場長，帶着全體工人的希望，用宏亮的聲音，開始講話了。他的聲音，像雷般震動着人們的心絃。

他說：『同志們，我們場子存在的問題很多，很落後。面對着落後的狀況，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有的人光會咒罵落後，有的人悲觀失望，有的人動搖，有的人想撒手不幹。這樣，是改變不了落後的。』

他停了一下，用堅定的語氣說：『正確的办法，是集中我們的全部力量，來克服落後狀況！現在，我先提出一個初步計劃，希望大夥兒多談談。首先，我們應該堅決貫徹長年作業的方針，挖掉季節性生產的老根子。再過一些時，我們就要專門解決技術問題。在生活方面存在的問題，我們也馬上着手解決，能做到的就先做起來。同志們，只要我們努力幹，一個春天，我們就會戰敗混亂，再來一個春天，煙筒山伐木場就要走到前邊了。』

這時，從人堆裏走出了一個大個子，張着嘴笑了半天，然後才說話：『前兩天，我看山場不

好，人手不齊，很想挾小行李捲回家。現在檢討起來，真對不起我這主人的身份。我沒別的說的，解放時，從日本鬼手裏得了一道新鋸子，一直帶在身邊，從沒捨得使，現在我決定把它拿出來，獻給我們的場子……」這人叫金子厚，是第二組的伐木手，平常光會笑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大家高興得拍起了巴掌。

『請給我閃閃路，我上前邊說。』從人叢中擠過來一個白髮老人，這人叫顧同林，今年六十四歲，在林業幹了四十多年，現在身板還是硬硬實實的，真趕上個硬棒小夥子。

『我要求場長一件事。春天來了，我不幹燒爐子這活了，我要上山割樹去。我很不對，我是個一等老伐木手，去年還幹了一冬，今春調到這新場子，一看亂七八糟，我一窩火就要求幹了燒爐子這活，不是白白浪費了技術嗎？我還沒老，頂少還能幹它十年呢！我要求場長批准我，還幹老營生。』

『好！我非常歡迎，同意你上山伐木頭。』張子林走過去，緊緊的握着這林中老人的手，說着。

停了一會兒，顧同林又說道：『在開鋸那天，就看到傢具堆裏有兩道破鋸，現在，我建議把這鋸好好改改，鋸去一寸，還能頂半新的使。我的眼不頂事，我請求派個人幫助我，把它修理起來。』

『這事有俺老李來幹！』李世才噢的一聲，從人羣中喊出來。

這天，東方剛發白，說句山裏話，這時老森林中連最動快的鳥子還想睡一覺呢，張子林便起身，開始他一天的工作。

五



王力山提出小組的競賽計劃。 丁浩 圖

接着，王力山把小組這兩天研究的競賽計劃提了出來。他說，就是用這種行動，來改變伐木場的落後狀況。王力山組計劃的主要內容，是保證他們小組每天由生產二十二米木頭，提高到二十七米，並保證質量，規格都是優等，還提出些技術措施。

很多人都要求發言，座談會越開越熱烈。這個伐木場，像春天一樣，解冰了，沸騰了。它趕走了一切寒冷和寂寞。一幅未來的美麗的圖景，在每個伐木手的眼前展現着。

他剛洗漱完畢，就聽房後傳來叮噠的工具聲。他很奇怪，抽身就朝着那聲響走去。

這時，三星早已落了。銀河還白��矓矓的。彎彎的月牙，勾在煙筒山尖上。森林黑漆漆的，林子深處傳來了鹿鳴，偶爾還夾雜着一兩聲希罕的虎叫。樹上的冰碴，震動得往地上喇喇直掉。

「斧子不要砸得那麼響，怕別人不知道是怎麼的？再幹一陣子就算了，回去睡一覺。」韓一文焦躁的說着。這人是修建隊的隊長。在冬天的準備作業中，修建隊的勞動力不足，伐木場修建計劃沒能按時完成。這次，全場發動起來了競賽，又迫切需要房子用。他們修建隊的人一商量，就決定了開夜車，爭取提前十天完成工舍修建任務。

「怕啥？誰不睡得甜甜的，就是打雷也難聽見，這怕什麼？叫人家知道了，違反競賽條件，是咱們大夥兒的事，咱們一塊去作檢討。」錘子摔得最響的那個青年說。

「得了，老疙瘩，還是找點沒響的活幹吧！來，咱倆把這塊木頭垛上。」韓隊長擦着汗水，累得忽嚕忽嚕直喘。

「這一座，眼瞅着就蓋完了。早這麼幹，人少怕什麼？早該蓋完了，確實眼睛是懶蛋，手才是好漢。」那青年又說。

「誰說不是咧！咱們一拖拉，可把伐木手哥們坑苦啦。」韓隊長說。

「對啊！幹活就得像個幹活樣，熬點夜，不算啥！」一個白髮老人，鋸完一段木材說。

「老顧大爺，這麼大年紀了，還幫着我們貪夜幹，真叫人無法答謝啊！」韓隊長懇切的說。
「喂！同志們，怎麼開夜車了呢？」張子林走近韓隊長的跟前說。

大家聽見有生人說話，都撩下工具跑過來，見是張子林場長，都愣愣的，不知說啥好了。韓隊長呆呆的立在牆角下，侷促不安起來。

張子林停了一會兒說：「我們目前確實迫切需要房子住，沒有一個人不萬分着急。可是，我們決不能採用開夜車的辦法。開夜車，突擊，這是季節性生產習慣。這樣不僅不能戰勝混亂，相反，會造成更嚴重的混亂。這麼幹下去，有一個禮拜，就什麼也不能幹了。損害了健康，就是窒息生產。」

「對修建隊缺乏勞動力的問題，已經解決了。今天上午就有十個輔助工，抽調到修建隊工作。我們場子裏，現在不是缺乏勞動力，嚴格說來，勞動力還有些剩餘呢！」張子林早發現了修建隊完不成計劃的原因，主要是勞動力不足造成的。因此，昨天就決定從多餘的輔助工中，抽調勞動力配備給修建隊。

張子林一回頭，看見顧大爺蹲在牆角下，他過去拉着他的手說：「顧大爺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半夜就來了！」顧大爺睡過一覺，忽聽房後有工具聲，他就沒再睡，一骨碌從床上爬起，跑到跟前見人們在幹活，沒說別的，他插上手也幫着幹了起來。